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文华大奖”参评剧目、上海沪剧院原创沪剧《敦煌女儿》昨晚亮相美琪大戏院



八年打磨后的“亮剑”一刻

“五十年前三击掌，誓言声声响耳旁；一击掌青春留在苍凉大漠；二击掌赢回了学术敦煌；三击掌誓将那瑰宝消逝脚步来阻挡。拼尽全力绝不退让，敦煌慷慨留我，我誓言留住敦煌！”昨晚，上海沪剧院创排的沪剧《敦煌女儿》作为“文华大奖”参评剧目亮相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茅善玉这一段铿锵的唱腔，带给观众来自“上海声音”的大气体验。唱词中的“三击掌”成为贯穿全剧的戏眼，也将故事原型、敦煌研究院荣誉院长樊锦诗坚守大漠数十年的艰辛历程，以诗化语言勾勒出来，令人感佩。

这是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带领团队勤耕八年实现的一个舞台梦。坐在观众席上的樊锦诗本人也陪他们共同走过这八年，并且将“工匠精神”四个字送给所有主创人员——八年打磨，亮剑一刻。谢幕时迫不及待涌到台前欢呼拍照的观众和截至发稿时网络直播141万次的浏览量说明了一切。

原型助阵，“数字敦煌”与紫竹调在台上融为一体

前两天，从200公里外江苏海安大剧院的“模拟考”演出归来，剧组全体成员好像多了一点底气——这底气来自八年间从选题构思到几番推倒重来；来自近一个月对照录像，精确到分秒、字词的细节雕琢；更来自樊锦诗。从去年试演首场彩排场观演至昨晚的一年零38天，这是她第五次坐进剧场。80多岁的女学者近年仍步履不停，在工作地敦煌、母校所在地北京和家乡上海之间辗转奔波。直至演出前一天，她特地放下北京的研究工作，飞回上海，再度观看讲述自己和常书鸿、段文杰等几代学者扎根大漠、为敦煌学研究奉献一生的故事。

去年4月《敦煌女儿》第一次彩排演出，樊锦诗带来看戏的小孙子抱着茅善玉叫“奶奶”——茅善玉的人

物塑造成了；去年9月该剧第一次修改提高后的演出，更有年代感的服装、更为鲜明的敦煌人影像以舞台诗话语言呈现——这部戏的时代气息足了；第三次、第四次的北京观演，樊锦诗感慨着“戏打磨得一次比一次好”的同时，也心心念念着自己最看重的“数字敦煌”工程如何用舞台更好呈现，从而让普通观众在茅善玉慷慨激昂的演唱念白之外，有更直观的感知。

昨晚演出中，当“樊锦诗”叩问自己千年莫高窟如何抵御自然侵蚀之时，新时代的敦煌人走到台上，舞台倏忽呈现出由数字三维建模到洞窟佛像塑像壁画的多媒体呈现，无数张壁画高清图像投射其中，观众席骤然爆发掌声。不仅樊锦诗本人很兴奋，就连一路见证该剧打磨提高的戏迷也告诉记者——新版最震撼的，莫过于茅善玉气势恢宏的唱段与数字影像的配合，将“数字敦煌”这一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工作在舞台上生动呈现。

通宵装台，拧紧作品精彩呈现所需要的每一颗螺丝

一路见证这部作品的精益求精，樊锦诗感慨沪剧人“敬业精神”，是几代沪剧人传承接力，将田间小调发展成为能够与时代同行的地方剧种，甚至能够在今天的舞台上讲述大漠故事。

与台前塑造人物、描摹时代相呼应的，是幕后的敬业与拼搏。早在28日深夜，沪剧院负责装台布景的舞美

工作人员就已经守候在美琪大戏院门口，等候国家京剧院《红军故事》剧组拆台结束，便马不停蹄地将五辆大型货车里道具布景卸货。

如此紧急不是没有道理。过去装台，剧场都会在演出前留出至少两天时间完成前期准备，可这一次，由于演出密集，留给剧组的时间只有一天半。为了给演员留出充分时间走台，50多名舞美工作人员连轴转，实在眼皮打架，就找个能歇脚的地方稍微眯上一会儿，转头又回到后台忙个不停。《敦煌女儿》连序幕尾声共八个场景，为了保证场景间的转换顺利，舞美工作人员还要根据剧场条件进行调试。老师傅管这叫“一课一练”，即装好一场就按剧情从头到尾操作一遍，发现问题可以及时调整。转台是机械的，考虑到运转时发出的声音可能影响前排观众的体验，工作人员在调试时特地往转台里垫了海绵，尝试消音——这虽是普通观众不易察觉的细节，拧紧的却是一部舞台作品成为精品力作必不可少的螺丝。

终于，原本需要36个小时的装台提前完成——30日凌晨五点多不到，布景道具全部到位，演员在早上10点就站到舞台上进行最后一次彩排。

记者了解到，9月该剧将展开兰州、敦煌、西安等地的西部地区巡演，借着大漠题材、敦煌精神把吴软语的影响力向西北推进。11月，上海沪剧院还将四进北京大学，原本计划只演出经典作品《雷雨》，在师生的盛情邀约下又加上了《敦煌女儿》，这也将是该剧二度亮相北大。



沪剧《敦煌女儿》昨晚上演。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名家点评

真情铸就一个“凡人毛丰美”

——评“文华大奖”参评剧目、话剧《千字碑》

毛琦

话剧《千字碑》讲述的是辽宁省丹东凤城市大梨树村原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毛丰美的生平事迹。近年来，戏剧界对主旋律戏剧创作做了多方面的反思、矫正和新的探索，曾经那些抽离人性本质，“神”化人物的高大全式创作理念和创作方法被逐渐摒弃，一批写人性有温度、表达真情实感、艺术质量上乘的英模人物戏先后出现，《千字碑》当是其中之一。

舞台上的《千字碑》，提取了毛丰美一生中的几个典型事件，浓缩在有限的舞台时空里，演绎成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展现了他非凡的“千”字精神。故事结构一线串珠，用毛丰美身边的乡亲、家人、朋友对他的深情怀念串起故事。这个人物是被放在地面上来写的，他不喊口号，不说豪言壮语，敢作敢为也胆小怕事，有魄力也有困惑，有韧劲也会固执……人性中的弱点没有掩盖他精神力量的光芒，却反衬出他的不平凡。

毛丰美是平凡的。戏剧开篇，他为给集体挣钱到黑龙江倒腾小米土豆，结果被当作投机倒把分子捆起来，靠自己的兽医手艺机智地翻墙脱困。大梨树村富裕之后，他仍然舍不得花钱，

出门跟领导借车撑门面，每次都让司机跟自己一起吃面条，弄得司机一听给他出车，就一脑门子的“官司”。这些小人物的传神细节让人忍俊不禁，仿佛邻家大叔般真实可信。当经营理念不同和儿子发生冲突时，他摆出老子的威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儿子以理反驳，说“硬发展就是没道理”，他被深深地击中，但理上认了心气一时过不去，虽然接过了儿子反复递来的报告，还是赌气扬长而去。

毛丰美是不平凡的。说起家乡的贫困和致富的渴望，他的信念是：“只要咱们腰挺起来，抱成团一起干……我就不相信，咱们拔不掉穷根子、过不上好日子。”给林业局打报告治理荒山时，因为不肯给办事人员“使”好处，反复被推诿，他甘冒风险，在没得到批件的情况下，提前让村民砍掉杂树种梨树苗，自己却作好了蹲“笆篱子”的准备。当老黄牛般阻挡高速公路穿过自家的栗子园，他说：“以后无论你走到哪儿，也别说是党员，别说是个有着40年党龄、当过20年村干部的共产党员。”

《千字碑》中辽东地域的风情和语言，趣味十足且鲜活传神。爱吃白肉血肠、酸菜馅饺子的辽东汉子毛丰美，操

一口浓重的丹东口音。说到自筹村委会费用，他说这是“大拇指煎饼——自己吃自己”。评价自己的性格，他说“俺一个基层农民，就是胡同里赶驴——直来直去，竹筒倒豆子——干净利落”。拒绝去县里当官，他说自己“栽毛丰美这疙瘩铁，能拴几根钉自己有数”。这些乡间俚语暖话，特别符合人物个性。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养成独具魅力的舞台表演风格。辽宁人艺的演剧风格豪迈粗犷，大开大阖，激情洋溢。看辽艺的戏，常常感受到爽利通透的舒畅之美。表现情感冲突时令人血脉偾张、心跳加快，处理情感细腻处则如涓涓细流、波光荡漾。《千字碑》中的很多细节，准确地诠释出的东北人质朴直率又准确细腻的人物情感。去北京开会的一场戏，以毛丰美大会发言的方式细说三农问题，他在台前说得大胆实在、入情入理，中间穿插乡亲们具体困境，两相呼应，紧凑连贯一气呵成，最后他走下讲台融入村民中间。这样的舞台处理，推波助澜激起观众的强烈共鸣，使这个来自农村、替农民说话、为国家着想的基层好干部形象震撼人心。

(作者为国家一级编剧)



辽宁省人民艺术剧院话剧《千字碑》。

(演出方供图)

本报讯(记者童薇菁)作为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话剧板块压轴演出，由西藏自治区话剧团创排的历史题材话剧《共同家园》前天亮相外高桥文化艺术中心大剧场。该剧源自解放军艺术学院张小兵的原创电影剧本《康巴汉子》，刻画了鸦片战争时期，藏族士兵远赴宁波抗击侵略者的一段传奇历史。演出结束后，全场观众报以如潮般的掌声。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侵略者先后占领舟山、宁波、定海等地。道光皇帝在手中再无可调兵力的情况下，想起乾隆皇帝亲自组建的一支藏族军队。据《清史稿》记载，当时一支两千多人的藏族军队千里奔袭赶赴宁波。在镇海，至今还有碑文记载着这段英雄史实，这些藏族壮士中很多人的遗骨还埋葬在宁波慈溪县。深受触动的张小兵将这段历史改编成了剧本，剧中主角巴萨·索朗旺庆的真实原型，就是远征宁波的阿木穰等人。张小兵在话剧《共同家园》中还加入了一对汉藏青年的爱情故事，感人至深。

作为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献礼剧目之一，话剧《共同家园》2015年9月在北京演出后，被评论界广泛认同为“具有正能量的一部大戏、好戏”，抒写了藏族为维护国家统一、与汉满等各民族共同反抗侵略、为国捐躯最悲壮感人的一幕。

该剧导演白皓天告诉记者，他被剧本里的大义与大爱深深打动。一纸征军令下，藏族儿女们面对生与死的抉择——这里有情人间带泪的微笑，有静静的陪伴与等待，也有少年对母亲的承诺——诉说了一段荡气回肠血脉相融的同胞亲情。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更好地呈现性格丰富多彩的英雄群像，40多名演员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集训排练。

据悉，白皓天九次深入西藏地区体验当地的生活习惯与民风民情。在剧中，他将西藏地区传统舞蹈“打阿嘎”“出征舞”“热巴舞”“锅庄舞”等表现形式融入舞台艺术，在舞台细节上力求体现原汁原味的藏族民族风情，刻画了西藏人民勤劳、淳朴、善良、勇猛的性格。先进的舞美技术也是《共同家园》的一大亮点。舞台机械、多媒体舞美影像配合紧凑的剧情节奏和演员的演绎，时时刻刻牵动着观众情绪。

话剧《共同家园》：再现荡气回肠同胞大爱

以鲜明审美主线让“旧”故事产生新意

——评“文华大奖”参评剧目、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

江东



民族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

(演出方供图)

进入剧场，迎面一块硕大的墨绿色“黑板”赫然映入眼帘，板书上的内容是粉笔画书写、略带有卡通意味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几个大字——这，就是由内蒙古艺术学院舞蹈学院花三年时间打造的民族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带给观众的第一个场景。落座，暗场，耳边响起风味浓郁的蒙古族旋律，舞剧开演了……

一群当代的“小皇帝们”身背书包，在妈妈爸爸爷爷奶奶的照料下去上学了，他们跨着夸张而富有卡通意味的统一舞步，那种顽皮任性而对旁人不屑一顾的神态简直是惟妙惟肖。到了学校，他们翻开书本，要学习的内容就是当年广为传颂的“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伴着书本里的故事，孩子们的思绪飞到了远方的那场暴风雪……这就是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的一个别开生面的创意，用“上课”的方式为舞台上的“孩子们”也为舞台下的观众们，讲述那个并不遥远的故事。

“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与玉荣的故事在上世纪60年代广为传颂，故事里，她们用自己幼小的身躯与暴风雪抗争，保护了公社的羊群，小小年龄便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让这个故事的传奇性大大加强，历经几十年的岁月而不褪。如今，这个故事又被搬上了舞剧的舞台。

如果是一般化地将这个故事搬上舞台，恐怕很难引起今天观众的观赏注意力，于是，该剧的主创者们为了让这个“旧”故事产生出新意颇花费了些心思。如此这般，“上课”这个创意便被很好地启用，观众便看到了本文前面叙述过的场景。在结构上，舞剧的上下场被重新定义为“第一课”和“第二课”，这种新颖

的创意给该剧的成立带来了最直接的舞台意象，而沿着这样一个创意一路走下去的舞剧叙事，产生了非常好的艺术感染力。

应该说，这样的创意给主创们带来了不少“麻烦”和挑战，虚实相交的空间要求虽让整部舞剧有了自己的艺术特点及其灵魂，但同时也给他们出了一道难题，考验着主创者的智慧。舞剧这种不能使用语言却硬要叙事的艺术形式，正是一个能调动出创作者聪明才智的所在，让他们得以充分施展自己的艺术构想。正因为如此，针对自己的选材实施自己的艺术策略，成为许多编导面临的重要任务。在《草原英雄小姐妹》中，编导们在给我们带来这份惊喜的同时，也把这份创意执行得非常坚决而彻底。

该剧的最大亮点就在于主创们富于智慧地解决了虚实相生的空间关系，并在处理这种虚实结合紧密的彼此呼应中有了很多十分巧妙的空间呈现，从而形成了该剧十分鲜明的审美主线。剧中人“龙梅”和“玉荣”既生活在过去，更生活在今天，她们的榜样作用不但教育了剧中的“小皇帝们”，更诱发出观众心灵上的一震憾，融教育于审美之中，完成了一次高级的艺术化“教课”任务。

不得不说，《草原英雄小姐妹》是一部充满正能量的智慧之作，她正面、阳光、积极、向上，可以说承接了中国舞剧的优良传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舞剧的难得进步。一部由院校师生们共同完成的舞剧作品，竟给观众带来了如许的感动，让人过目难忘。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